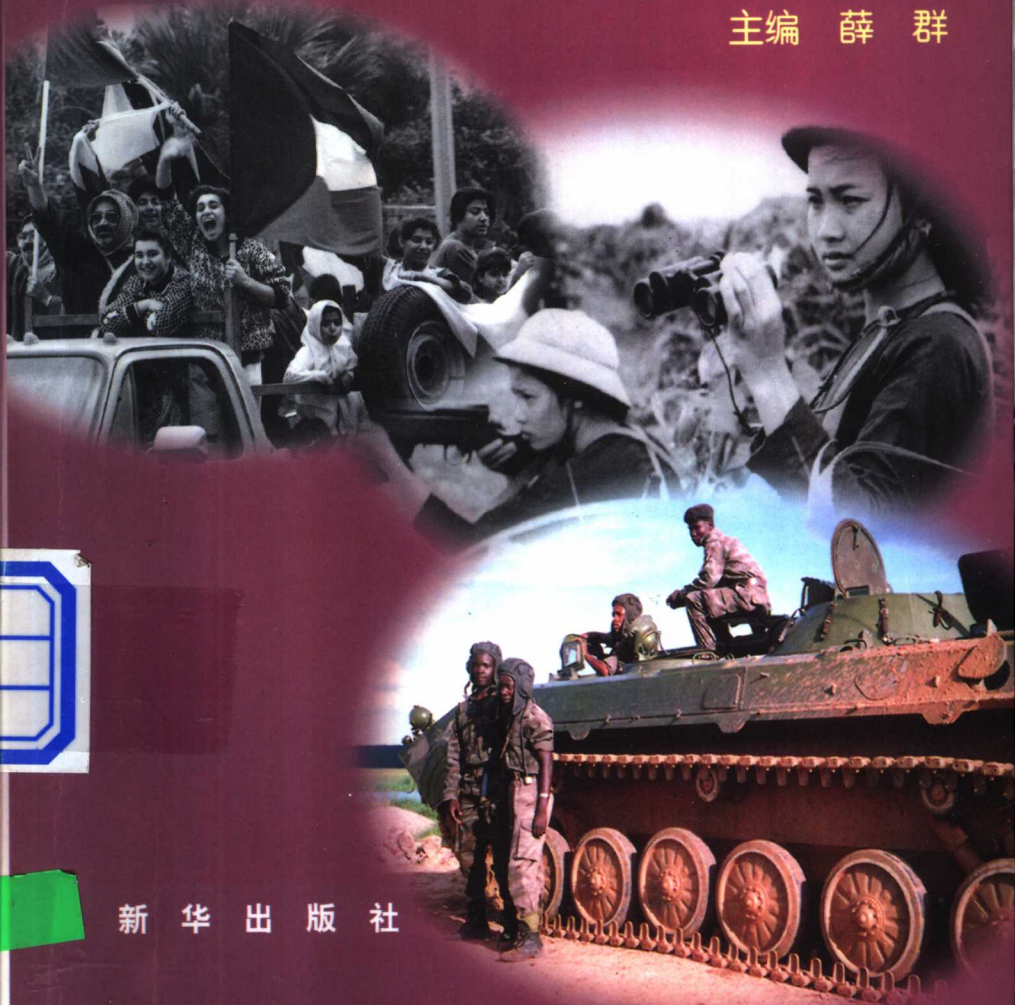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

主编 高秋福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

主编 薛群



新华出版社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

主编 薛群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薛群主编.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1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高秋福主编)

ISBN 7 - 5011 - 4278 - 5

I. 在… II. 薛… III. ①新闻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政治事件 - 世界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870 号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

主编 薛群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插页 2 张 340,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ISBN 7 - 5011 - 4278 - 5/G·1575 定价: 25.00 元

序 ❖

郭超人

从新中国第一批“红色记者”迈出国门，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文字与摄影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驻外记者文丛》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记录汇编。

翻开这一页页《文丛》，人们可以透过历史的烟云看到，中国驻外记者既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传播者，又是我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标志着第三世界团结奋起的万隆会议上，他们率先将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播于世。为此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永远缅怀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血案中罹难的五位中国记者。在谱写国际关系新篇章的乒乓外交中，我们的记者自始至终是目击者和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庄严神圣的时刻令记者铭心刻骨。这些往事在记者的笔下依然熠熠生辉，给人以鼓舞和启迪。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说，文学就是人学。其实，新闻学何尝不是人学！采访和报道当代的新闻人物是新闻记者的重要职责。《文丛》用较大的篇幅对当代著名的政

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作了精彩和独到的描述。他们有的历经坎坷，仍矢志不渝；有的热爱生命，讴歌光明，在他们身上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有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也有的人违背潮流，昙花一现，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他们的经历从反面令人警醒和思索。

《文丛》中有一个分册，叙述了记者在跟随我国三代领导人出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勾勒出我国领导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采，他们为世界和平，促进社会进步和增进人民友好合作所作的突出贡献，以及作为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这部《文丛》在描绘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驻外记者自身的成长过程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他们中有些是耄耋之年的前辈，当年就是通过他们的报道，我了解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有些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后生，为上前线采访曾一次次来我办公室请缨。有人说，记者应该是这样的一些人，别人把你从大门赶出去，你又从窗口跳进来。正是这样。为了发展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和沟通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他们三上山城拉巴斯，五进中非的布隆迪。像将士一样，他们在出征之际，都暗暗立下“马革裹尸”的壮志，有人受过伤、流过血、受过围困，甚至惨遭关押。他们远离祖国亲人，时常在人地两疏的环境中孤军奋战。有的记者，老母去世时，不能返国奔丧尽孝；儿女呱呱坠地时，正在异国地震现场。多少年、多少次，战争、政变、灾

情，我们的记者总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国驻外记者忠诚于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高尚情操。作为一个中国同行，我每每为之感动和自豪。

虽然这200多万字的《文丛》很难囊括50年的世界巨变，但正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一滴水可折射太阳。透过这套《文丛》，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看到人类社会多姿多彩同时又多灾多难的生活画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岁生日之际，这套《文丛》作为中国驻外记者向祖国母亲的献礼，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还有400多天，我们将迈入新的世纪。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回首往昔，是为了更坚定地迈向未来。新的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时代。我祝愿中国驻外记者同行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如既往地讴歌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促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国读者更广泛地了解世界，也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写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

1998年10月于北京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越南女民兵。
(张加稼摄)



安哥拉内
战中的游击战士。(赵晓钟摄)



被以色列夷为
平地的黎巴嫩平民
的家。(邵杰摄)



科威特人民欢庆解放。(张邨摄)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街头奄奄一息的儿童。(王继雨摄)





卢旺达难民踏上归国之途。(李学仁摄)

波黑战争中的萨拉热窝街头。(曾璜摄)





两伊战争中被击毁的飞机。(新华社)



萨尔瓦多人民欢呼长达 12 年的内战终于结束。(新华社)

目 录 ❖

序	郭超人	1
风雪长津湖		
志愿军入朝第二次战役纪事	李耐因	1
跨过鸭绿江		
朝鲜战场采访散记	王玉章	22
最后的决战		
越法奠边府大战见闻	戴 煌	32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		
忆越南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张加祥	44
穿梭在丛林中		
柬埔寨战地采访记	杨 木	54
“生命安全由本人负责”		
烽火危城访拜林	李超碧	61
难忘的一幕		
目击乔森潘被围困	晏 明	68
深入“虎穴”访“猛虎”		
贾夫纳见闻	胡光耀	76
苏军入侵之后		
忆与阿富汗游击战士在一起的日子	李家声	84
三进阿富汗		
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葛相文	92

“六·五”风云		
第三次中东战争亲历记·····	孙文芳	106
突袭以色列		
第四次中东战争纪实·····	刘开宸	119
新武器的实验场		
两伊战争亲历记·····	尹崇敬	130
扫视伊朗战场		
目睹两伊八年之战·····	许博渊	144
冒着炮火前进		
我在伊朗当记者·····	李红旗	155
海湾战争打响之后		
我所经历的海湾战争·····	吴毅宏	164
征战硝烟		
海湾战争采访纪实·····	郭晓勇	184
首进科威特		
科威特光复前后战地采访记·····	张 邨	194
恐怖的“东方巴黎”		
在黎巴嫩的日日夜夜·····	喻开元	215
“愤怒的葡萄”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纪实·····	邵 杰	225
炮火中的萨拉热窝		
走访波黑战场·····	杨成明	237
在波黑的日子里		
波黑战争采访见闻·····	江亚平	247
强人末路		
伊迪·阿明垮台目击记·····	高秋福	258
非洲之角山雨欲来		
索马里内乱纪事·····	王振华	267

独闯索马里		
我的一次历险·····	王继雨	277
非洲之角“废都”行		
摩加迪沙战地见闻录·····	刘江	296
千里救战友		
我记者生涯中的难忘经历·····	段吉勇	320
大湖地区风雷激荡		
在中部非洲的动荡岁月里·····	刘绍平	331
两赴扎伊尔		
记非洲心脏的战争·····	郭铭	346
浴火沙漠		
乍得战争采访记·····	欧玉成	361
二十二年风和雨		
记西撒难民营中苦难的人们·····	颜为民	376
接受枪林弹雨的洗礼		
安哥拉内战采访片段·····	赵晓钟	382
吉隆滩之战		
美国雇佣军覆灭记·····	孔迈	394
马尔维纳斯之争		
阿英战争报道杂忆·····	胡泰然	402
爆炸声中四岁除		
秘鲁恐怖活动目击记·····	潘国俊	410
残阳如血		
萨尔瓦多内战见闻·····	郭伟成	421

风雪长津湖 ❖

志愿军入朝第二次战役纪事

李 因

接受任务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我是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22支社的记者，我们随军解放浙江。1950年8月，我奉调回当时驻在南京的新华社三野总分社。总社安排我们学习，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我们都是军事记者，自然非常关心战局的变化。

大约是10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徐熊、林麟三个人，被召到总分社社长邓岗同志家里谈话。邓岗同志告诉我们，鉴于美军已推进到朝鲜半岛北部，威胁我国东北，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军侵略。三野九兵团的部队已经北调，准备入朝参战。新华总社决定派记者入朝。由我们三人组成新华社九兵团记者组，立刻进京到总社接受任务。邓岗同志再三叮咛：“出兵朝鲜是军事机密，你们一个字也不得泄露。”

到了总社，谢冰岩秘书长接待我们，带我们去见了总编辑吴冷西同志。冷西当时谈了些什么，现在只有个模糊印象。好像是说，我军出兵朝鲜是秘密的，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的，不要讲建制，我们也要把一切表露解放军身份的东西留在国内，不要带出去。报道也特别注意这一点。稿件经军用电台发总社。具体如何报道，据形势发展而定，总社随时同你们联系。又说，九兵团部已经到达沈阳，部队已经行动，你们这就出发去沈阳。

我们赶到沈阳九兵团部报到。兵团宣传部长张景华接待我们。这大约已是11月份了。先期入朝的38军等已经同北侵美军接火，但是还未公开报道。我们领了棉军衣，没有帽徽的帽子，足有三斤重的大头毛皮靴（这皮靴后来可害苦了我，在冰天雪地中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又安排了电台、译电员，还调来一个抄稿员。

跨过鸭绿江

我们随兵团部登上火车前进。野战部队坐的是闷罐车——货车。我们则享受优待，坐三等客车。没有什么“对号入座”，只分了某单位坐某号车。那可真够挤的，座位不用提了，地板上都坐满人。东北寒冷的天气，使车窗上结了厚厚的冰。车速很慢，几乎见站就停，让出车道尽野战部队先行。我们是要经辑安（现在叫集安）入朝的，火车要绕道去梅河口、柳河南下，走了一天又一天。夜晚，人们就睡在坐椅上、地板上，年小体轻的同志就爬上行李架。

旅途中我们并没有闲着，研究朝鲜地图，请教朝文翻译，在地名旁注上译音。伊呀乌里地拿着常用朝语小册子学朝鲜话，还抽空写日记。

终于，一天清晨5时，列车停在辑安站。这是我们祖国的边陲，我们国内行程的终点，前面就是中朝界河鸭绿江。协理员来了，说要在这里呆一个白天，夜晚过江进入朝鲜，美军飞机经常光顾这里，大家注意防空，还有，朝鲜那边很困难，请同志们尽可能随身多带给养，以减轻朝鲜人民的负担。

我们哄然应答：好，就这样办。随即下车去领粮袋。一根粮袋装5斤粮，我背了三根。我们记者组和电台同志被安置在一个农户家休息。

早饭后，我们就去看鸭绿江。鸭绿江，美丽的鸭绿江，宁静地躺在我们面前。江水缓缓流淌，江面上浮现着深绿色的涟漪，白色的鹅卵石在水下历历可数。这和我们想像中的鸭绿江是何等的不同呀！我们原先以为，鸭绿江像黄河、长江、淮河那样奔腾澎湃，是天然的防线。可这江只有几里宽，平静、温柔得像个“大姑娘”。我们几乎同声地、惊讶地说：“这不是游也游得过去的吗？”想到麦克阿瑟说要打到鸭绿江过圣诞节，祖国是在危险中啊。

1950年11月21日傍晚薄暮中，军用大卡车载着我们跨上鸭绿江大桥。我看看表，是下午5时40分。

汽车的轮胎在碎石公路上颠簸着，一夜未停。

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个簸箕形山谷，半山腰有两个大矿洞。兵团司令部住一个，我们随政治部住一个。矿洞里倒也平坦干燥，却一无所有。人们席地而坐，点一支蜡烛就开始工作。美国飞机经常光顾这一带。山顶的防空哨一鸣枪示警，我们就赶快回洞。伙房也得到通知，“烧火不得冒烟”。

据说，这山洞是几天前金日成将军住过的，现在让给我们。

消息不断传来。我第九兵团所属三个军——20军、26军、27军，分两路入朝，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先头部队已与敌军接火。东线美军第十军3个师——包括其王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已越过咸兴北进至长津一带。我军反击即将开始。

前方已经要动手了，我们哪里还呆得住。我们催促林麟快去联系任务，赶到前线去。下午，我们得到指示：林麟带电台坐镇兵团指挥部，负责综发战报和接转前线来稿；徐熊去26军，随军采访；李耐因则到20军，赶赴长津湖战场（最初这叫东线战役、长津湖战役、黄草岭战役，后来统一定名为志愿军入朝第二次战役）。

在 frontline 指挥部

我同一位炮兵团长一道搭乘吉普车，穿越 200 华里冰雪山路，夜间两点多钟到达 20 军军部。这是大山脚下一排木结构的平房，原属朝鲜的一个林场场部。我们被引进一个房间休息。

隔壁就是军指挥部。多部电话常常同时鸣响，参谋人员放大嗓门传送着指挥员的命令，询问前方战斗的情形。他们走进走出，木板门哐啷哐啷直响。这声浪唤起人们那种渴求战斗的特有的兴奋，使我久久不能入眠。

清晨，我们被引去见军指挥员。这是一位高高身材的中年人，他蓄着短发，有一双教授型眼睛。他说，欢迎，欢迎。问我们是否休息好。然后拉开地图，为我们讲解战况。

西线敌军已到达云山、定州一线，东线敌军已蹿至惠山、清津，标志敌军的蓝色箭头，直指我国边境。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已经占领长津湖边的柳潭里，它的两翼美军第三师和第七师，进进社仓等地，正向鸭绿江扑来。

这位指挥员满含愤怒地说：“你们一路都看到了，多少城市、乡镇被毁，多少难民无家可归。如果美军推进到鸭绿江，随时都可入侵我国，形势将十分危急。”

他用红蓝铅笔敲一下桌面，变得欢快又自信。“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他指着地图上一个小黑点。他又指着一条蓝蛇一样的箭头，说：“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已进到柳潭里。”

“昨天，我军一支部队已在柳潭里与敌军接触。他们打了一下，就后撤几公里。明天，他们再打一下，再后撤几公里。”他愉快又有点狡黠地看了我们一眼，举起右手食指弯了一个钩形：“这是牛鼻子上的鼻钳。这支部队就是要牵住敌人，一步一步牵进绳套中来。”